

## 初中毕业五十年

□ 陈庚林

虽近处暑，但天气仍十分炎热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难挡。八月二十日上午，临泽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的二十九名男女同学来到了母校重逢相聚，走进教室，相互认识，有一直相处熟悉的谈笑风生，有一直五十年未谋面的则像路人一般，猜、辨、讲什么表情均有。女同学贾志清又白又胖，穿着连衣裙，一副富态。男同学邱盛斌认了半天，都没说准，后告诉他：“我是贾志清。”才恍然大悟，喊了起来：“50年不见了，我哪认得路。”

理所当然，聚会座谈由当年的班长柏广清同学主持。柏班长50年前离校后一直在家种田，历经坎坷。现承包30多亩农田，住在川青老家，吃着自家种的蔬菜，网一撒可尝野生杂鱼，儿女各有事业，倒也悠哉乐哉。有一点他非常满意，现在农村享受各种惠农补贴政策，每年可领到一万多元资金。柏班长开宗明义，介绍聚会筹备情况，后动情地说：“今天我们同学聚会，没有贵贱，没有贫富，下面各自介绍情况，每人三分钟，挨住说，一个不少。”要说介绍十分有趣，有的说：“我是乡村医生，‘澡堂子灯笼天天挂’，为老百姓医治头疼脑热。”有的说：“不怕你们笑，我是道士，测字打卦看风水，走百家门，吃百家饭，但是经过考核由民族宗教部门发证的‘正式’道士。”有一位同学，非常动情地说：“40年聚会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我那时十分困难，现在难日子到头了，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飞行员，现当了机长，和小孩定居青岛。”说着说着竟淌下了热泪。大部分男女同学讲述中，以帮助子女带小孩含饴弄孙为主。史洲海同学的介绍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。他说：“报告大家，我现在是退休教师，上午锻炼身体，买买菜、烧饭，下午‘攒蛋’，偶尔‘炒锅’。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不仅有第三代，还有了第四代，重孙子三岁，重孙女6个月。”直爽的陈林祥同学大声说道：“你是我们班的史太爷。”整个教室笑声朗朗。郭洪飞、房士杰同学还朗诵了事先准备好的诗词，

有一天，在街上遇到老友李昂的爱人，我向她打听李昂的近况。她忧伤地对我说：“老李走了，已快要过‘四七’了。”“啊，老李走了！”

她告诉我：“原来住的5楼太高，是十多年前图便宜买的。人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上、下楼很不方便，因此，最近才换成平房。老李住进平房也就一个月，就出问题了。老李患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梗塞，处于半瘫痪状态。前段时间，身上出了大片疱疹，我帮他擦洗、上药，居然痊愈了。这次，说不行就不行了，都来不及送医院。直至临终前，头脑都清楚。他对我说：‘走时不要打扰人家。以后，你见到我那些朋友，告诉他们，我走了。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与帮助。’”

我认识老李有50多年了。那时，我在城镇医院做医生。老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从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高邮来的。本来是安排到城镇医院做医生。那时，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可谓是“凤毛麟角”。城镇医院的院长很高兴，很热情地为他安排了住房，打扫干净，准备他入住。老李也来看了。但老李当时谈的对象，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一个护士，她对老李说：“你如果去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医院上班，我们就分手。”老李后来选择去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工作。因是医疗系毕业，当时站内设置了治疗血吸虫病的病房，血吸虫病人也不少，老李进病房了，工作还很忙。后来病人愈治愈少，直至病房关闭。其时，省里调给血防站两台大型拖拉机，到新民滩深耕、翻土填埋灭螺。因老李读医学院前是海

字正腔圆，刹是有趣。

轮到发言，我先讲了两段题外话，大家却听得很认真。题外话之一，是根据负责此次聚会活动的班长分工，有十几个同学由我负责联系，且不说找号码、联系之艰难，还好总算都联系上了，除有两三位生病不能赴会而外，均答应来参加，但当天有好几位并未来，究其原因有的完全可以来并无特殊情况。我说，应当珍惜啊，人生不过一瞬，五十年后聚会不容易啊，还会有一个五十年聚会吗？题外话之二，是同学之间要相互看得起，谁都不要瞧不起别人，古人云“穷不过三代”，像某某人四十年聚会时不愿来，今天来了很高兴，激动得流泪了，家庭富裕了、生活幸福了。只要你家风正，教子有方，再穷的家庭也会富裕起来。我发言虽然超过了三分钟，但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情况介绍结束，柏班长沉痛地告诉大家：“自40年聚会以后，班上已有三位同学因病离世，大家对他们的去世，表示哀悼。”一下整个教室又沉浸在肃穆气氛之中。还是我喊了一句，拍照片吧，才调节了气氛。在学校明德楼门口，“欢迎66届初中校友回母校”的霓虹灯横幅下，大家分三排站好，八位女同学将班长柏广清拥于正中，在各色鲜艳的夏装中，平时一身农装的班长来了一个“老来俏”。难怪他用自家的农三轮分两趟送女同学去宾馆吃饭时那么喜气洋洋。

中午聚餐，又是一个高潮。酒至酣处，不知谁提议：“唱歌吧。”徐智兰、薛义泉同学唱起了《逛新城》，尽管词断断续续，但音质不减当年。高惠铭同学唱了一段革命现代京剧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，我则为大家唱了一段老淮调《贫下中农一条心》。服务人员看到三桌同学都是当爹奶奶的人了，在这里“疯”，感到好笑。真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也。

五十年弹指一挥间。饭后大家告别，互相叮嘱最多的是保重身体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：“下次再聚不能等十年了，最好五年。”“是的，应该五年。”大家纷纷赞同。我说，没有一个好身体一年也不行，大家珍重啊！

军部队汽车驾驶员，懂驾驶，于是，他到新民滩开拖拉机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高邮师范缺教“三机一泵”的老师，老李调到高邮师范做老师。七十年代后期，高邮中医院建立，老李归队进中医院理疗、针灸科，直至退休。

老李是南京人。他初到高邮工作时，家中还有老母亲，后来好像把老母亲也接到高邮来了。

老李的第一个妻子是宝应人。是宝应县蔬菜公司中层干部。老李在高邮师范做老师时，我有一次到他宿舍去玩，曾见过他的妻子。长期两地分居，毕竟不好，他妻子“红杏出墙”了，被老李到宝应探亲时撞见，闹翻了。

后来经人介绍，老李与从县酱醋厂退休的一位女职工再婚了。他这位妻子为人质朴，善良。婚后10年，尤其是老李中风（脑梗塞）后的近10年多亏了她的照料。

前几年，我曾到老李住的5楼去看望过他。那天下午，适值他一个人在家（他妻子下午要去她女儿开的一间小服装店站店帮忙）。他坐在客厅椅子上，听到有人按门铃，慢慢站起身，挪动脚步来开门，不过四五米距离，费时足有5分钟。我去看他，他很开心，向我咨询一些治疗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梗塞的事。临走时，给我电话号码，希望我有空再去看他。

有一次在路上，遇到他的挚友——高邮中学数学老师曹尚，我说：“我们哪一天去看看李昂。”曹老师说：“不能去，我们去，他来开个门要费时10分钟，太难了，不能为难他了。”

老李与前妻有个儿子，在上海读的大学，化工系，分配到仪征化纤，后来出国到澳大利亚。老李去世后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回来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。

老友李昂走了。他是一个朴实、真诚的人。工作踏实，干一行爱一行。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度、气质。我为失去他而痛惜。

容

孤独在月光里徘徊，思念穿越重洋。

他带着新婚的缠绵，告别爱妻的馨香，颠簸在大海上。

她独自打理田地，孝敬他的爹娘。

邻居小杨，热情帮她，孤寂的天空升起暖阳。

那晚，闹跳，电停，月亮透过纱窗，轻吻她的脸庞。“快过来帮忙！”甜美的嗓音，醉了小杨的心房。慌乱中，小杨碰到她柔软的胸脯，一阵异样的舒张，夜色在亢奋的情绪中癫狂……

怀孕，可怕的恶梦滋长。她意乱心慌，找小杨商量，决定零点相聚码头桩，私奔他乡。

迷雾笼罩着她，河浪拍打她焦急的心房。左等右等，等到的消息让她断肠：小杨溺水身亡。她泪眼汪汪。

面对远洋回家的丈夫，她羞愧难当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
他，长叹、彷徨，爱穿越惊涛骇浪。“噩梦已成过往，我再不渡重洋。”

和  
噩梦穿越黑暗，一病醒来，小晏负债如山。他想承包百亩鱼田，投标就在明天。

冷风吹皱他的脸，忧郁难掩执着的信念。他东借西凑，筹了一半投标款，若中标，再向银行求援。

投标现场，烟雾笼罩期待的眼，小晏怀揣梦想，等待希望的出现。

突然，进来邻居吴坎，鼓胀的口袋露笑颜，他打了个寒颤。吴坎曾为建房与他闹得不欢。

## 小小说三题

□ 王三宝

竞标开始，主任发言：“各位乡亲，村委会决定，谁的标底最接近平均值，就是谁中标。”

空气凝结着不安，标书频传，大家期待主任再次发言。

“中标者——吴坎。”他傻了眼。吴坎春风满面，突然，他拉着小晏的手：“我中标投资，你经管，利润对半，亏了归我。你可情愿？”

鱼塘边，水清天蓝。昔日的好兄弟，抱成团。让

残月如钩，风满小楼。兰兰远眺，眼眶里流露淡淡的愁。

爸爸被病魔夺走，奶奶又卧床头。

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她稚嫩的双肩为母分忧。

叔叔的看望如蜻蜓点水，没有温馨的慰抚，却传来几声吼。

奶奶弥留之际的声音在颤抖：“乖孙女，我走了，要多照顾叔叔家的小豆豆。”心酸哽咽兰兰的喉。

残阳撒一线余辉，奶奶留下最后的哀愁。她灵魂未安，叔叔却抢占她留下的楼。妈妈拿出遗嘱，叔叔高举了拳头。

“妈，伺候奶奶无需报酬，豆豆要找对象，他比我们更需要这个楼。”

搬家，飘泊如盲流，她与妈妈风雨同舟。

多年后，豆豆找到兰兰：“姐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你和婶婶购置的房，正在装修。”

和风吹拂，春花开满绿洲。

## 拾树枝

□ 韦志宝

夏天是孩子们最活跃的季节，七、八月份适逢放暑假，那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完成暑假作业，又不参加补课，因而可以尽情地玩耍。尽管烈日炎炎，我们打猪草、拾树枝、捉长鱼、找知了、游运河，成群结队地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乐趣。我最记得拾树枝其乐无穷，既可以借口出去活动，又有所收获，大我六岁的堂房哥哥靠拾树枝换来砖头，翻建了三间瓦房，现在已是百万富翁的他，常常以此为自豪，并作为教育下一代的典型事例。

我们住在大运河脚下，沿河堤两岸都是绿荫荫的参天大树，并以榆树、杨树为主，因而拾树枝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我个子小，力气差，爬树的本事也不行，每次拾树枝数量很少。人家都是成捆成捆的，而且树枝个头大，扛着或挑着回家；我只能背很小一捆树枝交差。尽管如此，爷爷奶奶也都十分开心，在他们心目中，孙子会做事情了，总之不属于“好吃懒做”的坏孩子。因为是长孙，爷爷奶奶特别嘱咐我的三个堂房弟兄必须照顾我好，不能让我吃苦头。

有森林必有护林人，在邻近高邮最南端的大运河河堤东侧有两间瓦房，那是护林员居住的地方。护林员很有人缘，大人们都很尊敬他，孩子们却很害怕他。拾树枝是允许的，关键是夏天树木长势旺盛，地面基本上不会掉落树枝，即使遇到台风而折断的树枝也是寥寥无几，依靠拾取是没有多大收获的。我们的办法是爬上树头扳树枝，站在地面用绳索拽树枝，树木会因此受到伤害而减缓生长甚至枯萎，当然会受到禁止。这就是我们害怕护林员的根本原因。如果被逮住，到手的树枝就要被没收，一切前功尽弃。

我们和护林员就像躲猫猫，他向南我们就朝北，他在东面我们就回到西面。时间久了，护林员也摸到了我们的规律，他也和我们搞声东击西，常常会遭遇，使我们空手而归。逮着的次数多了，护林员也认出谁是谁家的孩子，最后提出严厉警告：“下次再这样，我告诉你们爸爸妈妈，非揍你们不可。”我们哈哈大笑。这时候，护林员也会笑起来，他知道，我们的父母肯定不会打骂我们，毕竟拾树枝是件好事，不仅可以生火做饭，还可以变卖补贴家用，哪个家长会反对？

后来，我们总结经验教训，为防止护林员发现扳拽树枝行为，想出了对策。所有孩子分成若干小组，专门有一两个小组佯装上树扳树枝，把大树摇得哗哗地响，护林员果然循声而来，待他靠近了，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各玩其所玩，就是没有扳、拽树枝的迹象。而另外几个小组的孩子则利用这个间隙，在其他地点拼命地扳树枝、拽树枝，收获颇丰。

等拾取到可以回家交差的一定数量的树枝，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了。横渡大运河是我们拿手好戏，既可以避暑降温，又能嬉闹玩耍。河面看起来不是很宽阔，但真正游到对岸却比较困难。运河中间有一条蜿蜒曲折的中埂，这条中埂是上世纪五、

六十年代大运河拓宽遗留下来的，随着河水的涨落忽影忽现，断断续续，成为我们横渡大运河的中转站，也是我们能够游过对岸的精神支柱。如果没有那道中埂，大家根本没有勇气游过去，也不可能游过去，

竟来回1000多米的历程，若没有地方休息，体力严重透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中埂上，我们或躺或坐，听轮船上大喇叭播放的音乐、新闻、评书、广播剧。有时还会爬上旁边的灯塔，灯塔漂浮在水上，随着轮船行驶过去的一阵阵浪潮，不停地晃动，像荡秋千一样，好惬意。等体力恢复了，大家纷纷向西岸进发，翻过西堤就是一望无际的邵伯湖，蓝天、白云、飞鸟、帆船构成美丽的画卷。湖边水位很浅，我们像一群野鸭子忽扑扑地涉水西行，水位越来越深，等到快要淹没头顶了，再哗啦啦地折回来，不知不觉日落西山，赶急撤退。

游到运河东岸，已是黄昏。我们将搞来的树枝进行分配，各自用绳索捆扎带回家。调皮的我们，有时候还故意走到护林员的住处炫耀一下，这分明就是一种挑战。护林员装作视而不见，根本不理会我们。后来，他改变传统的护林方法，坚持每天由南到北不间断地巡视，不再给我们扳拽树枝的机会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大家纷纷献计献策，想出了许多“金点子”，我最记得盯哨的方法很有效。大家预估出护林员巡视一次的时间，就躲在某个固定的地方，看到他巡视过去了，赶紧行动，并派一个人远远地跟紧他，等他回头时，立即提前跑步回来报告。在扳树枝、拽树枝的地方，有专人放哨接应、专人扳拽、专人运输，扳拽下来的树枝立即藏到河堤以东的村庄，待接到报告后立即转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每次大家都安排我放哨，不做事情，也没有风险，我觉得不过意，于是提出来想做其他事情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放哨是多余的，是堂房弟兄为照顾我，而设立的一个闲差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还是要感激他们。

其实真正需要感激的还是那位护林员。护林是他的根本职责，严禁扳拽树枝天经地义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他、憎恨他。相反，他那种履行岗位职责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护林员原则性很强，也不失灵活性。那时，农村家家都养猪，经常会到运河堤上抹榆树叶喂猪，护林员只是上前规劝几句，不会没收工具和榆树叶。每到秋天，便有一些树木枯萎，除了主树干嫩外，护林员会让困难家庭将一些零碎的树枝捎回家。在燃料紧缺的年代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隆冬季节，河堤两岸的地面堆满了落叶，落叶是树木最好的有机肥料，原则上应禁扫，每天清晨许多人家还是偷偷地到河堤上扫树叶，而护林员也有早起的习惯，这种行为根本瞒不了他，他知道农村人的困难，因而一般也不会制止。正是这种灵活性，体现他的宽厚、仁爱，以及对农村群众的同情，也是我们感激他的真正原因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曾经的护林员，您还好吗？当年那些调皮的孩子们想念您！

文 游 基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